朱子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愚曰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謙猶歉也居有餘之地懷不足之心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是也謙則无不亨然唯君子有終何也

小人有假為謙以濟其欲者今日謙而明日亢滿有矣故謙之義專以屬君子蓋要其終言之曰謙謙曰勞謙曰撝謙曰鳴謙謙之事固有等級不齊然皆非小人之為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程子曰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

自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于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先

朱子曰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愚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言謙者之亨也下濟天之謙卑地之謙光明天之亨上行地之亨天地豈利其亨而行謙哉道之自然也天

之虧益日月之進退是也地之變流山川之高卑
是也鬼神害禍人事之得喪是也人情好惡物論
之取舍是也一盈而有四損一謙而有四益以此
知謙之一字尊而行之其道固光顯卑而行之其
道亦不可踰故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子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
藴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

山言卑下之中藴其崇高也若曰崇高藴於卑下之
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觀謙之象
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
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
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愚曰地中有山藴高於卑也聖人發謙之象而其
辭乃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欲人以中行謙也
中者謙之當體者也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廣

近于邪佞

愚曰鳴謙獨見于二上兩爻謙本不求人知不當鳴而二乃鳴謙者鳴其謙之得正也盖六二以陰居陰謙易至于佞二不鳴焉則人必以二為邪佞之謙二之中心不得白矣二之鳴謙非鳴謙也鳴其貞也鳴其守貞而不佞也二既鳴則二守貞之中心得以白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隂所宗履得其正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

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

愚曰三互坎坎勞卦故曰勞謙謙言君子有終者二繇辭一卦之體九三一爻之主也三與五同功今三以一陽統五陰在下體之上居人臣之極功而為謙之主其不伐亦明矣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三有

功矣不以德于人而求以下於人是雖有功而不自以為功也蓋曰功業臣子之所當立位分臣子之所當守而天下所以大服其功者非以其功也服其心也然則繫詞所謂有終之吉非九三君子不足以當之禹周公曹彬其人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程子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

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于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朱子曰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

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也

愚曰六四坤體柔順上近五謙恭之君下據三勞謙之臣而能揮散其謙布于上下所以奉上比下无不利者非事是君為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也不違其則而已則者何天理之當然此是无妬功嫉能之心而有顯功著善之美者也何者三有大功故也

于過故發此義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
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
道謙之過也
愚曰天下莫柔弱于水水雖柔莫柔弱于道蓋水
猶有形故也天下唯无形者足以致有形者為之
使謙之六五是也五君位而以柔居之當謙之世
衆爻皆以謙名而此獨不名者有其道而无其形
故也是以衆謙皆為之用三與四鄰也是以尤致

力馬陽實富也陰實貧也富而能以其鄰者常也不富而能以其鄰者以九五處尊位而謙虛也不富而能以其鄰則三之有功即五之功也四之无不利即五之利也五雖不著其謙而天下之謙者樂為之用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五爻變成離坎離為甲胄入坎險侵伐也夫謙之為德天下之所歸宜无有不服者矣而爻與象云爾者以爻中有此象聖人設為之辭以為或有之𢦤既謙虛彼決

不負固故曰利用象又發之曰征不服也亦不過

拯民水火之中為匹夫匹婦復讎非忿兵貪兵之

謂推是以往將无所不利焉吾是以知六五之謙

之妙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

行師征邑國也

程子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

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

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于聲音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于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于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愚曰柔德之謙上位之亢以謙德居亢位事違其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于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說服兵師之興衆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

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愚曰豫和也然和極則流故亦為逸卦羑和爻戒逸互備也此卦下五爻有比之體故曰利建侯又

謙九三在三公之位自二以上有師體反而爲豫
則三升四四爲諸侯三公出封之象故利建侯行師
動而往行師之象故利行師彖辭主九四合坤震
二體而言豫也九四一陽爲豫之主上下五陰應
之和樂之至也故志行四爻辭亦曰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此兩句義各不同順
以動豫是能順理而動則衆心和說此是順動後
方和說豫順以動是人心雖和說必順理而動此

是和說後尤當順動天地如之是天地亦如其理而動而況建侯行師乎下文就實天地如之之事天地惟以順動故在日月四時者皆无過差聖人唯以順動故在刑罰者皆清直不撓而民自服豫之時義其大有如此者孔子因繇詞而廣之也彖凡言時義時用及時之大矣哉者十一皆因而大之也故多言天地以及聖人王公云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後作樂中庸言苟无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禮樂雷之聲皆至陽充積而後宣暢樂之聲皆至德盛大而後發越皆順動之極功古先聖王有德有位然後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者德極盛而樂極和也薦之上帝則郊焉而天神假以配祖考則廟焉而人鬼享先王之樂无所不用此但言薦上帝配祖考亦舉其大者言耳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程子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于聲音輕淺如是必至于凶也鳴發于聲也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朱子曰陰柔小人上有彊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詞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

焉此吾夫子許之以知幾其神之事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子曰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于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身正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
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
其至誠勿有疑慮則其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
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其无助也簪聚
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
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
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
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

之臣是貞疾也不思九四以剛居柔為順動之主恐非專權而侵逼于上者然夫子于六五言貞疾恒不死者謂五以柔德居尊位當逸豫而在動體不能不動心于逸樂然九四陽剛之臣切近在旁五欲動于逸而不能反貞正守己而不自縱如疾之痼已而不自安故曰貞疾然外體不縱則内心不失此其所以為恒不死之道也象曰貞疾乘剛也言剛為之疾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中謂樂豫得

中不至耽迷是以无可亡之道也此成王畏相事

吾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子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

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况陰柔乎

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

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

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九

比曰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於隨曰元亨利貞无咎夫吉與亨大于无咎舉其大則畧其細易之通例今二卦之辭既言吉言大亨又以无咎終豈非比隨不正雖吉无不免咎必元永貞利貞然後至无咎而盡善焉

彖曰隨剛来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子曰卦所以為隨以剛来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

其義之大也玩而識之也此賁隨時之義大與豫等
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愚曰剛来而下柔謂否變為隨也成卦在初九初
九之剛来自上九降而居此陽往下于陰也伊川
言乾之上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来下
于陰如此則又是男隨女不是女從男矣文公謂
剛来而下柔乃是困卦九二来居初噬嗑上九来
居五未濟兼此二變這一卦是三卦變来皆是陽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子曰雷震于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物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彊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愚按伊川言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晦則入居于內又引晝不居內夜不居外爲隨不知象只言

向晦入宴息不言晝底事盖雷動于澤是長男隨少女以剛隨柔以陽隨陰所以只言向晦之時休息其身則可若非向晦之時而入宴息非隨之道矣古之聖人宵衣旰食親士大夫以圖天下之政而近宦官女子之時少寧予晝寢夫子以朽木糞墻責之俱是嚮晦入宴息之義剛豈宜常下于柔陽豈宜常隨于陰長男豈宜于隨少女學者豈容不朝夕孜孜問學而不以逸肆為戒哉

五故曰出門然出而交五不失其正何往而无功
故曰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子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為
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
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
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
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于是也在隨之時當

兼與之乎言无兩從之理四雖在上不正也初
雖在巳下正也六二係情於四與初雖相比而
情不親是二雖有中正之德而所隨非其人矣
然爻不言吉凶但言有得則此爻无得可
知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
舍下也
程子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歸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

有應乎二此配之嘉者也然二嘗為四所有則既處可疑之地矣爻進乎五則二知其從四之非正也返而求歸焉五以其配之嘉也而開誠以納之則夫衆爻之无所附麗者未必不悔泣而皆來也

二五皆中正故曰孚曰嘉曰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程子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

愚曰三與上相應三有艮巽體艮手拘之也巽繩係之也上窮反三成巽乃從而係維之也上六隨之極也極則變變則不隨然而隨者非誠意之極如大王之亨于西山則斯民之心安能固結而不可解如有物拘之使不動係之使相屬維之使不得去乎且看大王避狄去邠分明別其民使自求主而從居未嘗維係他民自隨之不忍離今讀大王不以養人者害人等語其誠意惻怛便有感動

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為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

程子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于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茍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于順

事積敗則非事矣而序卦曰蠱事也何也事壞則事生故蠱為事也元始也此以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治蠱之道在于上下交盡初六動則復為泰之初九始而亨者也故曰蠱元亨弗為胡成弗往胡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只當從文公之說剛上柔下巽而止蠱伊川以為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然觀彖意却不是如此乃因剛上柔下巽而止所以

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于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愚曰振民育德伊川謂在已則養德于天下則振民以象觀之風言振民山言育德皆主天下而言若曰育已之德則君子育德不在蠱卦左傳曰風落山謂之蠱夫風落山則榮者枯矣然巽風以振之艮山以養之則枯者必再榮壞者必再成蠱是

天下事已壞民不得其所而德行不修之世然上之人作而新之涵而養之則好善興仁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振民則蠱之弊可去育德則蠱之治可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程子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

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致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自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朱子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

行之事雖不承乎考而意則承乎考也蓋跡若不順而意則順此爻既曰父又曰考易恐天下疑父在而子幹也故以既殁者稱焉宋朝神宗崩哲宗嗣位相司馬光盡變新法此非承以事正是承以意當時小人不察遂起紹述之論使知大易意承考之義則此禍息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子曰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

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

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愚曰初陽位而以柔幹之故初吉三亦陽位而以陽幹之則過剛恐失父之心故小有悔然志在幹蠱直道而行故无大咎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

陷于不義九三之位歟吁止矣不可過矣稍過則

為匡章之責善又過則為直躬之証攘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程子曰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寛裕

以處其父之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

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

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以四之才守常居寛裕之時

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己實陰柔固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信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而用譽者也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

以其受再世之託佩天下安危之寄於身耳故蠱

之君子其志可以為則而義或不可者聖人不責

也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